

十五家年譜叢書

第一函
第十冊



十五家譜叢書

漢徐徵士年譜

江蘇揚州人

民出版社印

一九六零年

十五家年譜叢書總目錄

一 徐徵士年譜

漢 徐 穉

二 諸葛武侯年譜

漢 諸葛亮

三 陶徵士年譜

晉 陶淵明

四 李鄴侯年譜

唐 李 泌

五 陸宣公年譜

唐 陸 贄

六 歐陽文忠公年譜

宋 歐陽修

七 韓忠獻公年譜

宋 韓 琦

八 王文公年譜

宋 王安石

九 曾文定公年譜

宋 曾 鞏

十黃文節公年譜

宋 黃庭堅

十一李忠定公年譜

宋 李綱

十二陸文安公年譜

宋 陸九淵

十三吳聘君年譜

明 吳與弼

十四胡文敬公年譜

明 胡居仁

十五王文成公年譜

明 王守仁

漢晉二徵士年譜序

僕嘗顏所居室曰思穉懷潛而自爲之記以爲人當衰毫輒
思穉年游歷艱虞便懷潛遜用顏所居爲思穉懷潛之室而
此二字適與鄉先哲徐孺子陶元亮之名相會見者曰是殆
有所仰企乎僕亦笑而不辨也老友唐音伯壘工漢隸屬爲
書額因述其事音伯曰過書舉燭昔有典故影響附會正是
佳事何不將漢晉二徵士各作一年譜置案頭以實之在君
不過攷古人視之適似有意而其樂乃汪洋汗漫莫究詰矣
僕欣然從之陶公故有年譜且不一家今皆不在篋無從覈
異同向作鄉詩摭譚亦曾爲一譜附其中大都攷證詩事與
今意趣又別故不憚重疊爲之徐君無集事實少漢書敘事

多不繫年略費鉤稽或有舛迕惟達者正定焉光緒元年正月屬稿粗就至三年四月始校定寫存此本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書於臺陽海東書院

徐徵君年譜引用書目

范蔚宗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晉書

皇甫謐高士傳

陶潛聖賢羣輔錄

水經註

昭明文選

劉義慶世說

張曲江集

太平寰宇記

資治通鑑

曾南豐集

張揚園集

江西通志

采自類書

徐穉別傳

豫章古今記

續豫章記

漢雜事

海內先賢行狀

海内士品

漢徐徵士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傭編

漢和帝永元九年丁酉徵士生

徵士徐氏名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後漢書孺子宅在

州東北三里孺子少有高節追美梅福之風乃於福宅東

築室以居太平寰宇記孺子宅去城一里一曰書臺豫章古今記

十年戊戌二歲

十一年己亥三歲

十二年庚子四歲

十三年辛丑五歲

十四年壬寅六歲

十五年癸卯七歲

十六年甲辰八歲

元興元年乙巳九歲

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穉

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劉義慶世說

殤帝延平元年丙午十歲

安帝永初元年丁未十一歲

二年戊申十二歲

三年己酉十三歲

四年庚戌十四歲

五年辛亥十五歲

六年壬子十六歲

七年癸丑十七歲

元初元年甲寅十八歲

二年乙卯十九歲

三年丙辰二十歲

少年游國學中江夏黃瓊教授於家穉從諮訪大義瓊後

仕進位三司穉絕不復交袁宏後漢紀

閱案從瓊學不定何年始繫於二十歲後以下凡少年

為學之事類記於左

讀書櫛山貧士傳

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尙

書兼綜風角星官算厯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

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相還道無拾遺謝承後漢書

少以經行高於南州皇甫謐高士傳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後漢書

四年丁巳二十一歲

五年戊午二十二歲

六年己未二十三歲

永甯元年庚申二十四歲

建光元年辛酉二十五歲

延光二年壬戌二十六歲

二年癸亥二十七歲

三年甲子二十八歲

四年乙丑二十九歲

順帝永建元年丙寅三十歲

二年丁卯三十一歲

三年戊辰三十二歲

四年己巳三十三歲

五年庚午三十四歲

六年辛未三十五歲

陽嘉元年壬申三十六歲

二年癸酉三十七歲

三年甲戌三十八歲

四年乙亥三十九歲

漢後漢書卷之三
永和元年丙子四十歲

二年丁丑四十一歲

三年戊寅四十二歲

四年己卯四十三歲

五年庚辰四十四歲

六年辛巳四十五歲

漢安元年壬午四十六歲

二年癸未四十七歲

建康元年甲申四十八歲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四十九歲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五十歲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五十一歲

二年戊子五十二歲

三年己丑五十三歲

和平元年庚寅五十四歲

元嘉元年辛卯五十五歲

二年壬辰五十六歲

永興元年癸巳五十七歲

二年甲午五十八歲

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

閔案黃瓊於永興二年官太尉至延熹元年免二年復

太尉四年又免辟釋不定何年姑繫於最初之歲總在

此數年間

永壽元年乙未五十九歲

二年丙申六十歲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

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吾

禮賢有何不可參後漢書及世說蕃以禮請署為功曹及師友

祭酒又特為東向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辭疾不起參後

漢書及漢雜事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漢書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袁宏後漢紀徵

聘未嘗出門蕃為太守召之則到饋之則受但不服以成

其節海內先賢行狀

閔案蕃為太守年歲無攷但由太守進尚書令尋遷大
鴻臚史繫其為鴻臚在延熹二年秋冬知元年二年春
當為尚書令永壽元二三年間當在豫章太守任也今
約略繫於二年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後漢書

閔案此據范史玩一後字知在此年之後矣姑繫於此
三年丁酉六十一歲

延熹元年戊戌六十二歲

二年己亥六十三歲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伏見處士豫章
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
 日月桓帝乃以安車元纁脩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
 徐穉袁闕韋著孰為先後對曰闕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
 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
 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後漢書

時以穉

及姜肱等為海內五處士

陶潛聖賢
羣輔錄

三年庚子六十四歲

四年辛丑六十五歲

五年壬寅六十六歲

六年癸卯六十七歲

七年甲辰六十八歲

是年黃瓊卒及瓊歸葬乃負糧徒步往會葬無資以自致

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至

參後漢書及海內士品

其赴

弔常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

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

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告喪主

謝承後漢書及通鑑

孺子為太

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初不荅命瓊薨負笈奔涉齋一盤

醢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

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

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偉追請辭謝終不肖還

應劭風俗通

時會葬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各言聞

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甯有書生來耶

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
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
酒市肉穉為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
事穉乃答之季偉還為諸君說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
與之言失人穉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
為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
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
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 是時宦豎專政漢
室浸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穉以書誡之曰大木將
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甯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

言以為師表 參袁宏後漢紀

閱案誠林宗之言范史以爲臨訣告茅容語袁紀作致
郭書玩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則致書更合後攷司馬公
通鑑亦以爲致書

八年乙巳六十九歲

元年丙午七十一歲

永康元年丁未七十一歲

郭林宗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
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平生
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後漢書

閱案林宗以建甯二年卒年四十二其丁母憂在弔黃
瓊之後則必在永康上下間姑繫於此

靈帝建甯元年戊申七十二歲

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凡四察孝廉五辟

宰府三舉茂才皆不就

後漢書

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

隱居不仕太守華歆願請見固稱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

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救不犯其間建安中卒

後漢書

胤少

遭父母喪致哀毀瘠~~極~~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

倦則誦經貧窶困乏~~甚~~彌固不受惠於人也

謝承後漢書

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

豫章追美明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徐穉別傳

白社

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

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

旁立思賢亭松大合抱亭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也經水

注章水墓在郡西十里豫章古墓在南門外尉廳之

側徐屢續墓在州南十里白社西太平寰今亭尙存

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曾南

墓在南昌進賢門外望仙寺東濱濠隧道深五尺墓前有

石刻隸書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之墓碑未知即古白社否

參江西

魏明帝甄表徐穉狀曰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妙德高偉清

英絕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

高蘧伯玉卷舒之術陶潛聖賢

閔案末二句前後似有關文

漢後漢書全書
晉孫綽聘士徐君墓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
夸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
或嬰險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
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悄悄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
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邱側淒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閔案頌前尙有小序不甚佳未錄

晉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君資純元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尙
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負褐行吟軒冕不易其
樂時攜虛榻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芻蕘之詠非夫超悟
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是
歆實過牲牢

晉王珣祭徐聘士文曰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樓
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羣動純本足以息浮末宜足有言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
敬係佇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宿心神而有靈倘垂
尚饗

唐張九齡徐徵君碣曰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體資清純
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慮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
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諸公嘉招雖不屑之就
及聞薨卒徒步弔祭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
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夷齊介潔而遠

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擊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
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誠博愛以體仁
薦物以通會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
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
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
乎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原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
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鳳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
舊邦以觀其妙

宋曾鞏徐孺子祠堂記曰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
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

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
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
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
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
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免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
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
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
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
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
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
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何爲棲棲不皇甯處此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其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舜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坊其東爲湖南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尙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

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
漢至今且千歲富貴湮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
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
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示邦人以尙德故并采其出處之
意爲記焉

張楊園先生曰龐公耕於壟上謂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
以安甚得天地閉賢人隱大意郭林宗管幼安識見高人一
等若徐孺子不可及也

福州吳玉田鐫字

據集譜增訂

譜葛公乘譜

漢諸葛忠武侯年譜序

諸葛忠武侯集明有楊時偉本近有張澍本皆有年譜楊本不在篋今以張本爲祇張本年譜甚略蓋附集以行止提大綱體例當如此也鄙撰則離集單行凡言行政事書疏條教有關大要者多詳錄之以見侯一生本末此又鄙書之體例也各有意指卽各有體例惟是采輯正史及各雜書去取極慎凡近小說及當存疑者置弗論又有事實旁見他傳者亦互采取裴註引原書有名者仍載原名裴自說則曰裴註侯之人品勳業久有定論不煩多贅間有一二引申或疏辨者各著名以別之光緒三年丁丑八月二十日江右新城楊希

閱織備書

漢諸葛忠武侯年譜引用書目

三國志

裴松之三國志注

袁宏後漢紀

常璩華陽國志

水經注

杜佑通典

太平寰宇記

資治通鑑

蘇文忠公集

玉海

吳氏樓山堂集

通鑑輯覽

殿本二十三史攷證

張氏輯武侯全集

何氏義門集 讀書記

姚氏援鵠堂集

王氏十七史商榷

王氏西莊初稿

蔣氏通齋集

雜采叢書

習鑿齒漢晉春秋

襄陽記

魚拳魏略

孫盛蜀紀

晉陽秋

劉艾獻帝春秋

十道記

李靖問對

中興書目

張鵬翮忠武誌

漢諸葛忠武侯年譜

江右新城楊希閔鐵備編

漢靈帝光和四年辛酉侯生

侯姓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蜀志兄弟三人長瑾次

侯次均母章氏與父相繼卒兄弟俱從父立撫養諸葛氏譜

瑾後仕吳官至左將軍封宛陵侯吳志均官至長水校尉

蜀志

張介侯澗志曰侯於建興十二年薨於軍年五十四則知

侯生於辛酉

五年壬戌二歲

六年癸亥三歲

中平元年甲子四歲

二年乙丑五歲

三年丙寅六歲

四年丁卯七歲

五年戊辰八歲

六年己巳九歲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十歲

二年辛未十一歲

三年壬申十二歲

四年癸酉十三歲

興平元年甲戌十四歲

二年乙亥十五歲

侯早孤從父元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侯及弟均之

官會漢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元卒侯寓南陽襄鄧間張譜侯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

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漢晉春秋

建安元年丙子十六歲

二年丁丑十七歲

三年戊寅十八歲

從父元卒侯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

為信然

蜀志

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

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侯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抱

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

問其所至笑而不言

魏略

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司馬徽

兄事之

徽字德操小德公十歲故兄事之

德公子山民娶侯小姊夫妻相

敬如賓

山民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

侯每至其家獨拜

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其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

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諸葛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鑑

襄陽

記

四年己卯十九歲

五年庚辰二十歲

六年辛巳二十一歲

七年壬午二十二歲

八年癸未二十三歲

九年甲申二十四歲

十年乙酉二十五歲

十一年丙戌二十六歲

十二年丁亥二十七歲

是年劉昭烈屯新野徐庶見之薦侯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昭烈遂詣之凡三往乃見

曰弄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

信 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

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

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
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
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水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
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
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土將將荊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
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蜀志

何學士焯曰隆中對昭烈語通鑑裁截失當三分天下
乃天不祚漢若其君臣本謀豈但欲跨有梁益閉門須
老已哉故其言云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
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蓋一搗其中

言身正信
以擊其首而結好孫權又可向合肥以綴其尾隆中之
對猶是固陵解鞍數語也厥後關髯攻曹仁於樊而操
至欲遷都以避此卽所謂上將向宛洛者但昭烈不能
乘奄有漢川之勢急趨關中權又敗盟於後遂無成功
而異日之攻祁山圍陳倉上五丈原猶欲出秦川以爭
天下也通鑑悉皆削去使昔人雄才大略抑沒不彰

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顧

士元也

襄陽記

十三年戊子二十八歲

是時昭烈依劉表表長子琦深器侯表受後妻之言愛少

子琮不悅於琦琦欲與侯謀自安之術輒拒塞未與處畫
乃將侯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侯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
未侯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
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
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昭烈屯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侯與
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迫破至於夏口侯曰事急矣請奉命
求救於孫將軍時孫權擁軍柴桑觀望成敗遂見於柴桑
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眾漢南與曹
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

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
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
豫州何不遂事之乎對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
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可以抗此難乎對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
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

編者也故兵法忌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
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
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
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與昭烈併
力拒曹進與操遇於赤壁縱火燒其船艦操軍大敗死者

強半乃引軍北還

蜀志參
通鑑

十二月昭烈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表劉琦為荊州刺史
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之以侯為軍師中郎

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通鑑
輯覽

十四年己丑二十九歲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

立營於油口今日油河在荊州公安縣西改名公安備以所給地少自

諂孫權求都督荊州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

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慄慄周瑜上疏請

權留備謂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不可割土地以資業之權

不從備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

諫孤莫行亦慮此也參蜀志及通鑑轉覽

十五年庚寅三十歲

昭烈以龐統為治中從事與侯並為軍師張譜參郎將韓覽

十六年辛卯三十一歲

冬劉璋遣使迎昭烈留侯與關羽等守荊州張譜孫權聞

昭烈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

兵截江乃得禪還

參通鑑
輯覽

十七年壬辰三十二歲

侯在荊州

十八年癸巳三十三歲

侯在荊州

十九年甲午三十四歲

是歲昭烈進圍雒城龐統率眾攻城中流矢卒於是侯留

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

守嚴顏雒城潰昭烈進圍成都侯與飛雲引兵來會馬超

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降城中震怖劉璋遂開城出降

遷璋公安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侯為軍師將軍署左將

軍府事

參蜀志
通鑑

二十年乙未三十五歲

二十一年丙申三十六歲

二十二年丁酉三十七歲

是歲吳魯肅卒侯為之發哀

閔案子敬初說孫權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與武侯
隆中之對不異赤壁之役亦賴子敬說權同規協力吳
蜀之好子敬實一關鍵故其卒也侯為之發哀

二十三年戊戌三十八歲

二十四年己亥三十九歲

二十五年庚子魏曹丕黃初元年四十歲

連年昭烈出兵漢中渡沔水定漢川進為漢中王侯常鎮

守成都足食足兵參蜀志

二十六年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四十一歲

蜀中傳言漢帝遇害於是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

勸稱尊號乃即帝位改元章武大赦置百官建立宗廟祫

祭高皇帝以下以侯為丞相假節錄尚書事參蜀志通鑑

六月立子禪為皇太子秋帝恥關羽之沒自將伐吳留侯

輔太子守成都張譜

劉封為申儀所破走還成都既至帝責其侵凌達又不救

羽公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因此除之於是賜

封死使自裁

蜀志封傳

何學士焯曰帝無他枝葉後嗣庸弱封地處疑偏又嘗將兵一朝作難則禍生肘腋國祚方危故不得不因其罪速斷也後代如潞王從珂事可相參爲鑒

閔案賜封死在立太子之後

見孟達與封書

故知當在此年

孟達降魏後以書勸封從降中云自立阿斗爲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恐左右必有間於漢中王矣今足下在遠尙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封不從此與韓信不從蒯萇之言相似故封臨死已恨不從孟子度之言究之慮其易世之後終難制御不足以服其心其不聽孟

達言而來歸亦有一節可宥此昭烈所以爲之流涕也

二年

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四十二歲

二月帝自秭歸率諸將進軍至猇亭

在荊州府
宜都縣

爲陸遜所

敗由步道還魚復改名永安

即白帝城

六月張飛爲其左右所

害以侯領司隸校尉十月詔侯營南北郊於成都

參張譚

三年即後帝建興元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四十三歲

帝不豫二月侯自成都至永安三月帝病篤託孤於丞相

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宮年六十

三侯奉喪還成都留李嚴鎮永安五月梓宮至成都謚曰

昭烈皇帝葬惠陵太子禪即位

年十

改元建興

張譚

初帝

將東征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侯歎曰法

孝直若在則能制主生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侯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每奇正之智術正爲蜀
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浪之德睚眦之
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侯曰正太縱橫宜
啓主公抑其威福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變生肘腋當斯之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今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蜀志

閱案孫盛引楊干亂行之戮以爲諸葛此言失政刑矣
此局外論事易於固執未審當局者之曲折也正此時
極得帝心功亦卓卓並非圖爲不軌一二縱橫公然舉

發豈非以尺寸槎枿棄連抱棟梁乎先主東征侯安有不諫止必思法孝直者機括各有所合也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用兵應變先主亦有所仗矣此知用人尤不可以小瑕棄大瑜也

帝病篤謂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

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為詔敕後主曰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蜀志本傳裴註諸葛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

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

所復恨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

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

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

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

道亡可自更求聞
達此註見先主傳

建興元年封丞相武鄉侯

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鉅細皆決於侯約官職修法制
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
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屨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

勤劬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侯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顛

字子昭襄陽人

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

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農犬吠盜牛負重馬
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

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
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作而行之謂之士人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
乎侯謝之及顛卒垂泣三日

蜀志

閱案集思廣益凡臨政爲學皆當奉爲金科玉律至躬
校簿書大臣不親細事則當分別一有時勢一有才器
蕭規曹隨此時勢可因舊也房謀杜斷此才器可互資
也子產之治鄭諸葛之治蜀蕞爾小邦固非一統之比
洵經喪亂略無法守之遵不爲綱舉目張何以爲國且
二公才器游又有餘並不竭蹶此楊子昭之諫雖出於

誠愛而不盡然度外之事未可質言故諸葛謝之亦不
更相覆難也

有言侯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
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
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

宥何益於治

華陽國志

閱案此見蜀志後主傳註今類記於此

時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侯以新遭大喪故未加兵且遣使

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蜀志

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
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

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
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
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
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
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
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
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
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
奉迎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
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

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率數萬制四方定海內

况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蜀志 裴註

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四十四歲

侯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吳使張溫來聘復使鄧芝答之

張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帝定蜀常稱聾合

戶不出建興二年侯領益州牧選為主簿興而致之與書

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乃表諫議大夫從其所

志華陽 國志

三年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四十五歲

春三月侯率眾南征討雍闓問計於參軍馬謖字幼常 良弟謖

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若殄盡

與公相以重威為
分史稱之日董令史
良主也吾每與之言
思權宜也 又擢王
運到都太守公南征
運諫以為不毛之地
度之都宜以
國之望冒險而行公
慮諸將難任意欲必
往而連言輒懇至停
留久之後拜屯騎校
領長史封平陽亭侯
又王薄吳濟字偉
度公嘗與董和徐庶
並稱 又姚伯子
為廣漢太守公北
征漢中時為椽稱之
國運存剛柔以廣文

式之用可謂博雅矣
續諸孫各舉此事

又稱魏曰公琰託
志思惟常與我共贊

至業首也 又連年
出軍調撥諸郡多不

相救綿竹令呂義舉
兵以應漢中太守

兼領督農供繼軍實

案公南征自安上田
水路入越雋別遣馬

憲從洋河章恢向益
州以健為太守廣漢

王士為益州太守
定元自旌生定程原

水多為壘守公欲俟
定元軍聚集合併討

之軍與水定元部曲
殺雍閬及士庶等以

孟獲代閬為主公既
斷定元而馬忠破將

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

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侯納之至

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閬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

收餘眾相拒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聞獲曰向者不

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

而侯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

滇池漢益州治今雲南府晉甯州是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即其

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侯侯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

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蠻

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

而綱紀嚴定夷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

漢麤安故耳 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夷不復反

洞李恢軍南中夏五月渡瀘進至益州生擒孟獲遂定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處州刺史又分建寧越雋置雲南郡以呂凱為太守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以王伉為太守移南中勅卒南着兩餘家於雲南為五部雖為飛軍

參通鑑

四年丙午

魏黃初七年 吳黃武五年

四十六歲

治兵講武以俟北征

張譜

五年丁未

魏太和元年 吳黃武六年

四十七歲

侯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使長史張裔

字君嗣 成都人

參軍

蔣琬

字公琰 湘陰人

統留府事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

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

其身者也臨發上疏

此即前出師表

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

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

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邇來二

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

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

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
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
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

蜀志

殿本二十三史攷證曰責攸之句上文選有若無興德
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有此句此處何獨脫之

也

是年子瞻生

張介侯

詞

云按建興十二年甲寅侯在武功與兄瑾書

云瞻今八歲又按景耀元年癸未瞻戰死年三十七則

知爲丁未年生

六年戊申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四十八歲

春侯伐魏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

據箕谷

今漢中府
褒城縣北

身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

皆應關中響震

蜀志

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少主之

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十直從褒中出

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

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

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

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

侯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

案衛王瑒敗眾皆星
散淮王瑒所領千餘
人鳴鼓自持張謂疑
有伏不敢逼故卒得
徐收合諸營卒諸
將士而還公既誅馬
覆及將軍張休李盛
奪將軍黃讓等兵平
特崇顯進位討是將
軍討存侯

而無虞故不用延計魏略

閱案此計誠奇亦誠危而成敗則關乎運數蜀漢氣運

如此諸葛公不從是也若唐太宗之世李靖等用兵則

神出鬼沒無施不可矣

前軍馬謖違節度敗於街亭

舍水上山為魏將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侯乃

拔西縣

此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漢中府沔縣亦有西縣故城乃隋置

千餘家還漢中戮

謖以謝眾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乃上疏請自貶三等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

明德臨事而懼至於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

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侯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所總統如前參蜀志及通鑑輯覽

閱案蜀志馬謖傳謖字幼常馬良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

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

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

不可大用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

夜至是軍敗下獄為之流涕年三十九又襄陽記曰謖臨終

與丞相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為殛

鯨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

壤也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

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

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

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
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
耶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
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闞得臣之益已
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
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
亦難乎且先主誠謾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
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謾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
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太過則違明主
之誠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也

王西莊十七史商榷曰向朗傳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

魏云散關在寶雞縣
陳倉故城在寶雞縣
東北二十里

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遷成都謾傳但言其敗於街亭
下獄物故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謾逃而被獲故
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尙譏亮殺謾爲非
何也其事殊不明晰

十二月侯伐魏復出散關圍陳倉不克會糧盡引退斬其

追將王雙

出師之際羣臣多以爲疑乃上言於帝

卽後出師

表

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代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口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

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
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勢此進趨之時
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
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及長平而欲以長計
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
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
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

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
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矣然喪
趙雲陽羣馬玉閔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
七十餘人突將無奔寶叟青羌散騎毳騎一千餘人此皆
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
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
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
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
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
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神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蜀志又飭

將士勤攻已闕教云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

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

省一作損初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

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

事可成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

何學士焯曰後表出張儼默記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此表為僞非也以

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時勢之盡非若發漢

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氣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

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一元遜鉤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
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宇當
為六年雲本信臣宿將其谷失利適由兵弱既貶雜號
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復其尚在必別統萬眾使復所
負而不聞再出其必死於是冬之前矣

七年己酉

魏太和三年
吳黃龍元年

四十九歲

春侯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詔復為丞相冬侯

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興樂二城

蜀志

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分天下議者咸以為名體弗

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

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

據云武都今階州
中今文縣

又云漢城在今沔縣
樂城在今城固

當移兵東戍與之角

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

將相緝穆未可一朝

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非賊

得計非算之上者又曰

如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

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版

何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

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

尉陳震慶權正號

漢晉春秋

閱案此議亦守隆中對吳和孫權之一言彼欲加顯絕

者真所謂不識時務者也

八年庚戌

魏太和四年吳黃武二年

五十歲

秋七月魏寇漢中侯高次成固

今屬漢中府

以待之召李嚴爲

驃騎將軍將二萬人赴漢中

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嚴後事

會天大雨

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使魏延入西羌破雍州刺

史郭淮於陽谿

淮字伯濟太原人

留嚴漢中署留府事

參蜀志張譜

九年辛亥

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

五十二歲

春侯復率諸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敗司馬於鹵城以糧

盡退軍又斬其追將張郃侯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

都護督府事更名平會天霖雨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

軍論搆退軍軍既退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為而退欲殺

平以解不便之書又奏言軍偽退以誘賊侯出其前後

本下罪於是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

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

小惠以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

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

魏書云集

春五兩放祁

吳野維祁宜

前軍能獨當

軍言是也若

而分論二此

軍所以為

技習書宣紀

五年諸葛

將實詞魏

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
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
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郡
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
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
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又與蔣
琬董允書曰孝起陳震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
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他日又與
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
· 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
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紕亦乃克

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
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
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
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

歎涕泣而已

參蜀志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
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
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
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
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
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

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

漢以來未之有也

何學士焯曰公與平子豐教云云平已見廢豐猶在留

府非公之公忠無此量也

十年壬子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五十二歲

侯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蜀志
張譜

十一年癸丑

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五十三歲

冬侯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

冑反將軍馬忠

字德信
關中人

破平之

十二年甲寅

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五十四歲

春侯悉眾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進軍渭

蜀志
黃沙在南鄭縣
西南

卷之三

三

疑葦塢曰按五丈原
在今郿縣西三十里
晉伊川程子親至五
丈原曰兵自高地來
可勝當時非此地殆
不可據司馬懿所謂
亮當出武功依山而
東若西上五丈原則
諸軍無事矣若此爲
言安軍心也

南屯五丈原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乃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侯疾病卒於軍年五十四遺命長
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爲退軍節度司馬懿追之
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懼不敢逼入谷然後發喪蜀志
先是侯數挑戰懿堅壁不出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
亦表圖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曰辛佐治仗
節而到賊不復戰矣侯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
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
而請戰耶漢晉春秋公與步騭書云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縣西十里餘公又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

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

去又與步騭書云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留耳並水經注有大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

投侯營俄而侯卒晉陽秋軍退司馬懿案行其營壘處所

曰天下奇才也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

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

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

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蜀志是年

李平聞侯卒發病死平常冀當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

憤也廖立有罪侯劾之廢為民間侯卒垂泣歎曰吾終為

左社矣卒死戍所

參蜀志

夫人黃氏黃承彥河南名士謂諸葛曰聞君擇婦身有醜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即許娶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

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襄陽記

子瞻嗣爵有識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

非澹薄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

也

御覽二欲字皆作須

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

研精

研一作礪作礪險躁則不能理治

性年弄時馳意弄日

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

一作歎

窮廬將復何及

北堂書鈔太平

御覽初侯未有子求兄瑾之第二子喬

字伯松

嗣瑾啓孫權遣

喬來西遂以喬為己適子拜為駙馬都尉隨至漢中年二

案公又有誠外甥書云夫志當存高遠操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揚然有所存則然有所感忽屈伸去細碎廣容問除嫌吝雖有滄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蓋志不隱疑意不隱慨徒碌碌滯於俗獸獸束於情水竄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侯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

後蜀志

何學士焯曰公北駐在建興五年元字誤思遠之生卽在建興五年也詳元字當作六伯松亦以轉運之勤死於王事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侯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官至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工書畫強識曾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

者必表爲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

移河東

蜀志

侯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蜀志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獻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諡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鳴

呼哀哉嗚呼哀哉

炎興元年詔爲故丞相立廟於沔陽是秋鍾會至漢川祭

侯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侯墓所左右芻牧樵采

張譜

季興祭諸葛丞相文云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
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
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
而潛鱗驥擎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
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
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
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
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

通夢愧不同生推子八陳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
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整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
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
微夷吾反拈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
許由負展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
渭安堵匪舉則伊甯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
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
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
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魁
颯以髣髴翼景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蜀志注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傅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立避難荆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勢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

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
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
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
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
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
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
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謀略而雅

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
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
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
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
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忌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
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
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裴松之難郭沖五事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
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
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恩撫且客主之
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

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
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
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
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榮恩既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按法正在劉
主奔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存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
劉主之時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
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
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二事
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

補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入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裴松之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鑑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曰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有應顯達爲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三事曰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君並東下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人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

籌當亮十六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
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奔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跡返追勢
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
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洒宣帝嘗謂亮
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兵北趨山明日食時
亮謂參伍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
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裴松之難曰按
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尙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
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
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
言宣帝旣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

可設防相持何至便走乎按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
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
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尙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
頓使將重兵在葑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章
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
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
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
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
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裴松之
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於時師

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
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
功而蜀人相賀乎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
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
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襲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
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眾疆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
以并聲勢亮曰夫統者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通典作企踵而計日雖臨征難義
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
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裴

來亮大軍在
亮 亮徑向劍閣

場以無久住之規而方休
亮 非經通之

苗豈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垂

御覽引諸葛亮別傳與郭冲五事同

宋蘇交忠公軾論諸葛公曰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

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迎至蜀不數月而身

其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亮治兵振旅東嚮長驅而欲

下響應難矣 又曰曹操死不植相殘此可問之勢不過

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自相殘害然後舉兵而伐之此

祖所以滅項籍也既不能信義服亮之心又不能智亮絕

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

蔣叔起

超伯

難東坡此論曰先王不忍負表荆墟之見也

孔明之勸圖琮因時之策也謂先王失機則可謂孔明不

智不可也至於璋之父子據蜀二十年僭乘輿覬神

漢使有可伐之罪焉聲罪柔其民豈失天下義士之心

失琮於前豈可復遺璋於後孔明計之熟矣初無仁詐雜

用之見存也至謂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此其說又不然

不為太子長幼之序已明君臣之分已定非若譚勢相

均而力相埒且植之羽翼惟楊修與二丁耳自皆戮矣

雖自負一灌均可縛之矣尙何間之云哉

明吳次尾

應箕

論諸葛公曰吾謂亮有可乘之機二而惜乎

其失之也夫關羽圍曹仁於樊亮以此時遣列將助羽而已
帥師北向更發使至吳申固盟好說之伐魏吾不知曹何以
應而計不出此深可惜也孟達之反魏也亮惡其反又恐
其爲患故泄其謀以致懿潛軍斬達以達之驍猛而一據
要其勢足以擾魏達擾魏懿必身當達而我復悉師向魏又
使吳亦從東起吾不知亮又何以慮亮不過慮達也志是一
魏未滅又生一魏也嘗不信漢用信越以圖所以殘楚之術
此其失又一也

閱案吳氏所言未得其實關侯圍曹仁於樊時蜀方初定
命將鎮遏處必多使有別將可遣早遣之矣內治尙未安
固何能遽帥師北向吳方以據荆爲隙又何能說之伐魏

而即從此計直不可行無所謂可惜也至縱孟達擾魏以
掣懿肘達非信越之倫懿之謀略亦非項籍可比設達觀
覺而動可東可西何如徑翦之為得乎此皆非計之失也
大槪當局自有苦心孔明非昧於計數者後人局外
覺籌畫甚多恐入局中一蒙用不著也

朝王西莊光祿 鳴盛 重刻諸葛忠武集序略曰蜀丞

忠武侯道愈人也無意於立功又何意於立言有文

晉書 上 易名 廿 壽校定錄寫上詣著作凡 四

丁案有二十四卷隋志二十六

而巳今借 元 謬口甚江

往拾裨 下 煇猥 下 之文竄 下 之極益至 下

一 以部失之富為侯助 色者鴻呼何陋也明有楊

去奢 稍勝俗本其門 尚多予意欲刪三之一曩覓

坊 成遺書一切妖妄不經之言皆歸之最穢雜可憎

二 此集亦同此恨古賢士心士之不欲以文名有非流俗

所出

內案近人張介侯澗所輯此語葛集薙去穢雜不經之言勝

楊本多矣

福州吳玉田鐫字

木牛流馬攷略

杜佑通典卷云亮集督運卷太杜叡胡忠等於景谷縣西南

二十五上白馬山雅已意作木牛流馬木牛者方腹曲頭一

般四足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

使持卷日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

腳橫卷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

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太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

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入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

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

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有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

中二寸有脚孔分墨二寸上卷有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有杠

孔去莠脚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莠

孔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

寸二分大小與莠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載

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莠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

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

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莠板受米二劑三斗從上杠孔去肋

下七寸莠後同上杠孔去下九分墨一尺二寸孔長一寸

五分廣七分八孔同莠後

象靴長四寸行面四寸

二寸五分原一寸四分同杠

八陣圖攷略

中興書目諸葛武侯八陣圖一卷後人推演其法摸爲圖今蜀中魚復平沙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蒞世傳亮所製也

玉海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高平舊壘水經云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沔陽定軍山東谷高平是亮宿營處營東卽八陣圖也遺略在難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元和郡縣志云諸葛公八陣在成都府新都縣十九里寰宇記云在縣外三十里彌牟鎮李膺益州記稚子闕北五里武侯八陣圖土城四門中起六十四魁八八爲行魁凡一丈高三尺一在魚復宮南江灘水上寰宇記云夔州奉節縣本漢魚

復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渚下
平曠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武侯八陣圖聚細石
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厯然碁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
正中開北巷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
水所沒冬水退復依然如故

玉海成都圖經八陣有三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陳法也在
彌牟鎮者百二十有八當頭陳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
有六下營陳法也

大白陰經天陳居乾爲天門地陳居坤爲地門風陳居巽爲
風門雲陳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喪翼居兌爲喪
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蛇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

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兌為

開門

李靖問對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陳法出何術靖對曰臣所本
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偶落鈎連曲折
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

一作畫

之圓是

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
圓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
行綴定於天步定所以綴其旋是以步處定於地行綴定於
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
卿六花陳畫地幾何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升陳各
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雲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

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
銳之形每陳五變凡一一十五變而止

李靖問對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
焉陳閒容陳隊閒容隊以葑爲後以後爲葑進無速奔退無
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
卽此圖也通典李靖問對靖曰臣葑進黃帝太公二陳圖並
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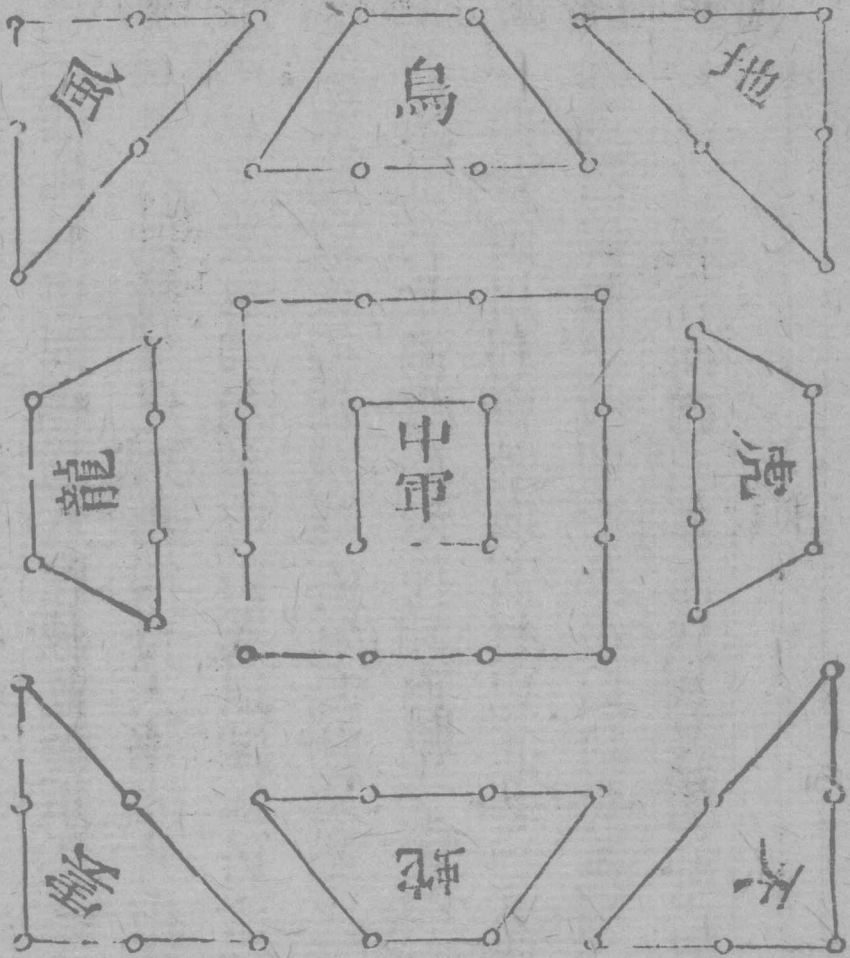
風后握奇經八陳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
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天地葑後有衝風坳於天雲
坳於地衡有重列各四隊葑後之衝各二

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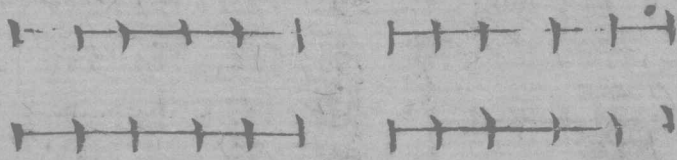
隊風居四維

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蒔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
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陳陳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其
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蒔衝爲虎翼風爲
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
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
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而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
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下八
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以犄角蒔列不動而蒔列
先進以次之或合而爲一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
長

魚復江八陣圖



騎兵二十四陳



八陳開門四分正四奇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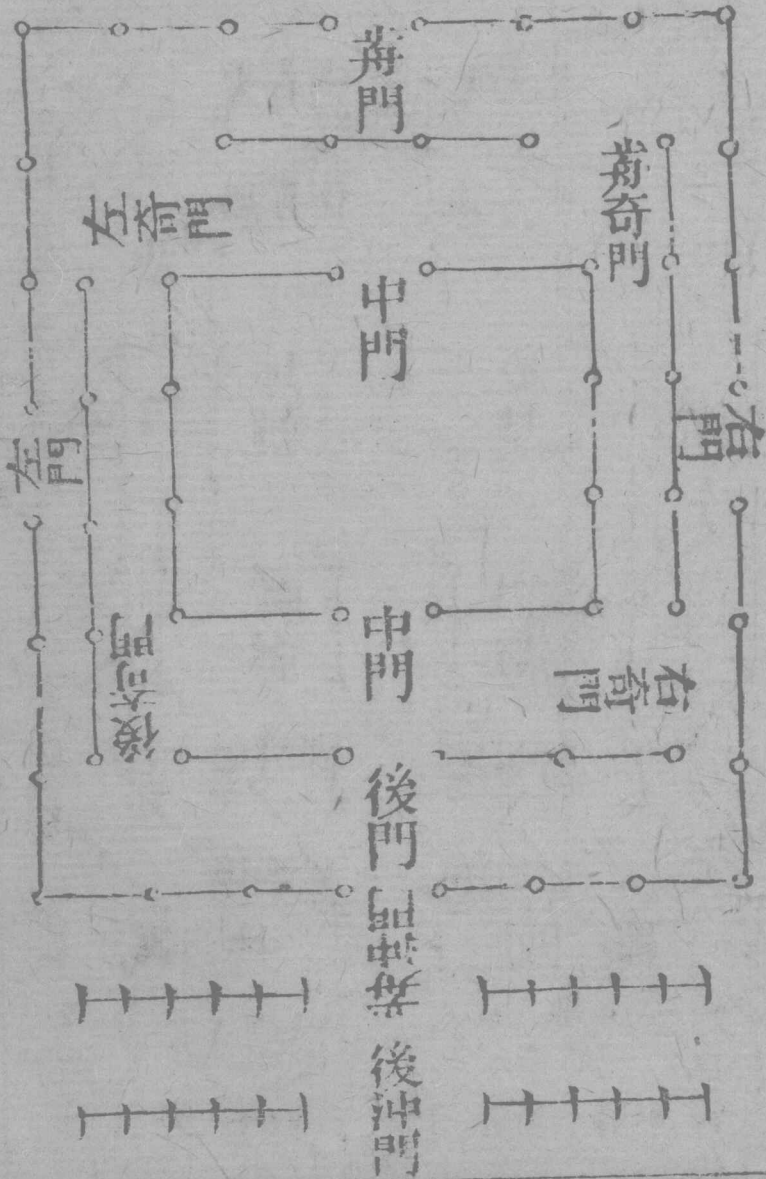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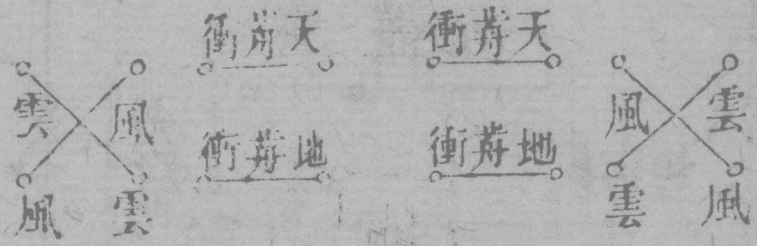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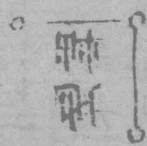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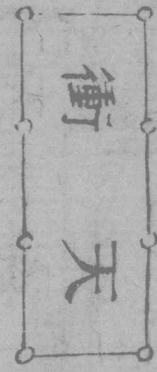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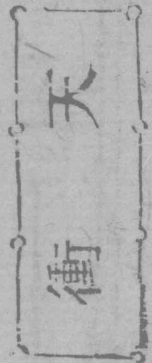


圖 陳 八 塘 翠



衝 蔚 天
衝 蔚 地

衝 蔚 天
衝 蔚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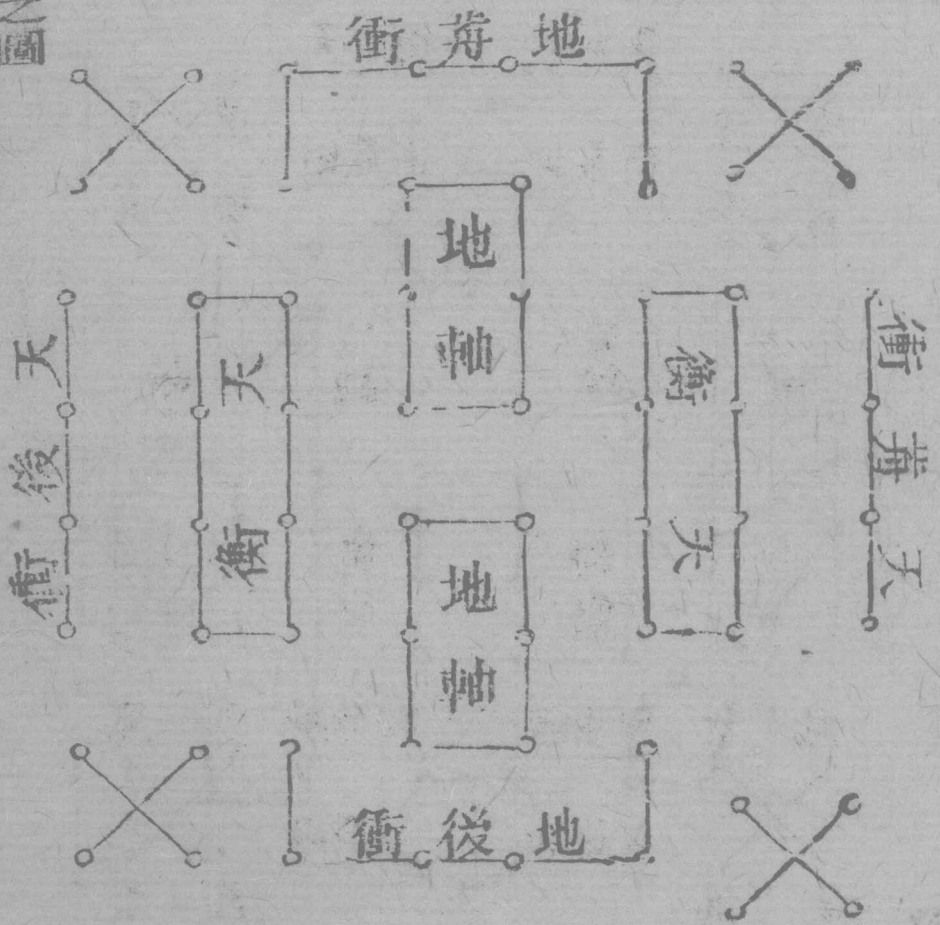
衝 後 地
衝 後 天

衝 後 地
衝 後 天



瞿塘八陳圖

張燁分配之圖



天
後
衝

天
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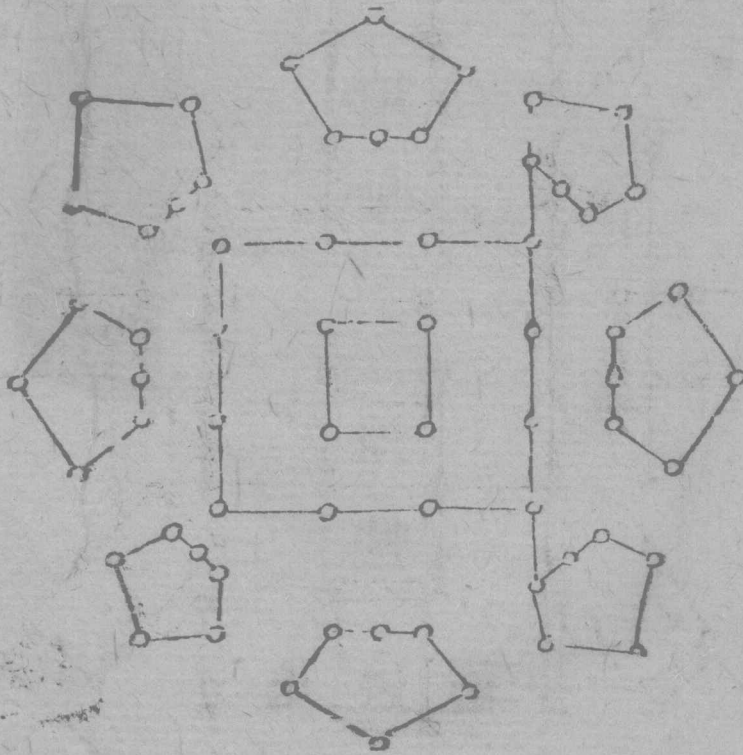
地
軸
地
軸

衝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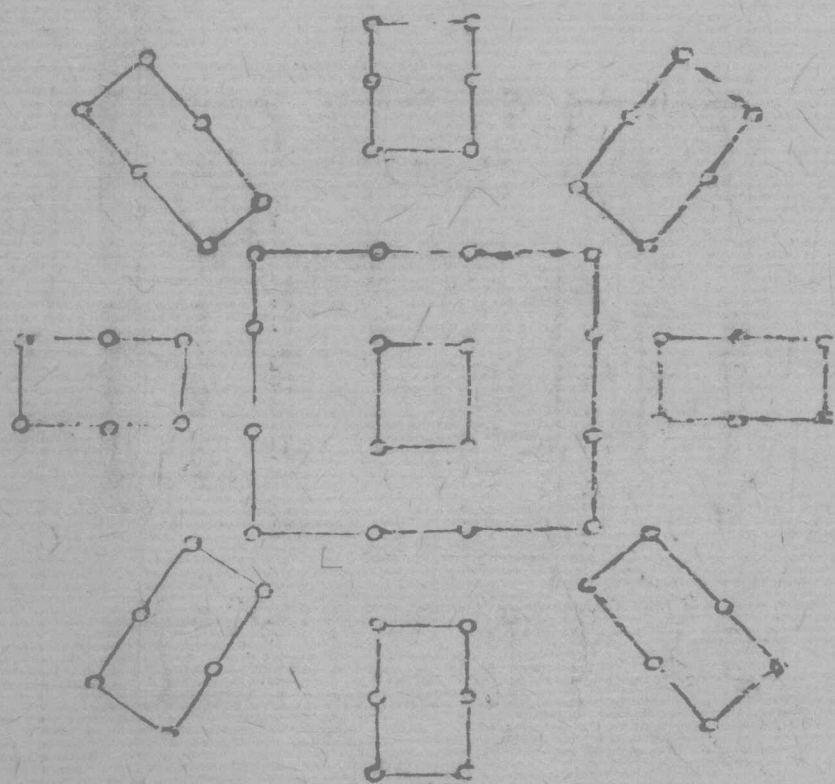
衝
舟
天

衝
後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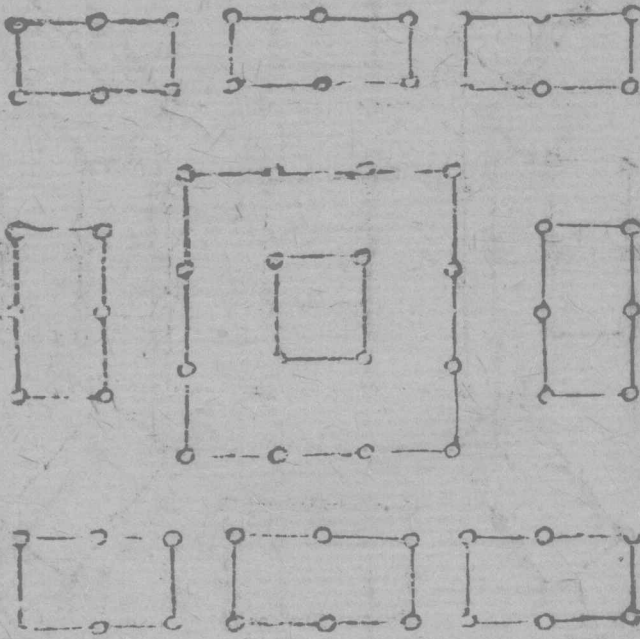
圖 陳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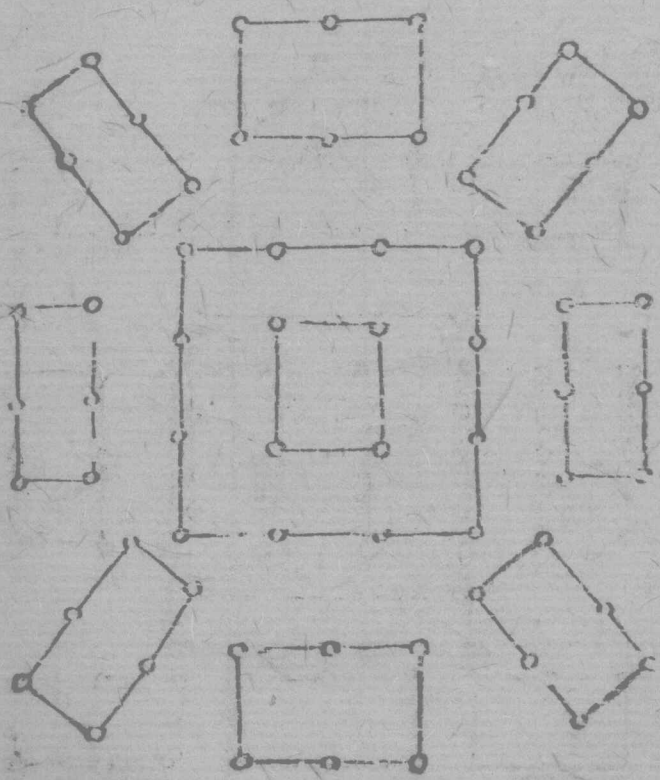
直陳圖



方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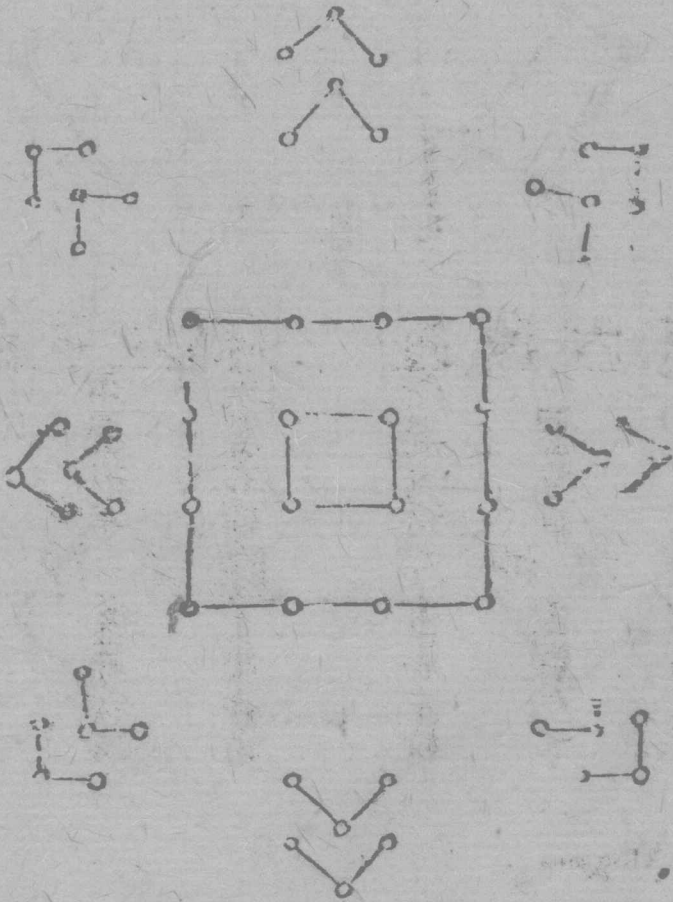
曲 陳 圖



卷之三

三

銳 陳 圖



游騎二十四分屬各陳圖

右
酉屬右奇後
戌屬後校

沖
中屬右軍
沖

六
六
亥屬後軍

陳
未屬右校
陳
子屬後奇

丑
午屬右奇左
丑屬左校

六
巳屬右軍
六
寅屬左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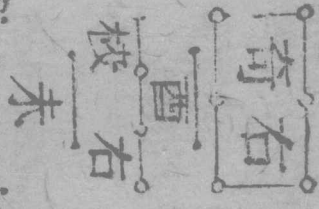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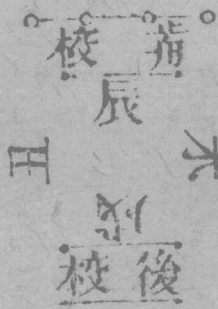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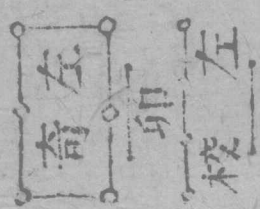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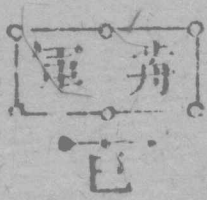
六
六

陳
辰屬右校
陳
卯屬左奇

卷之六

三

騎 共 歸 營 圖



庚

子

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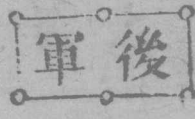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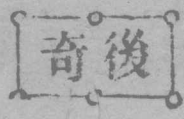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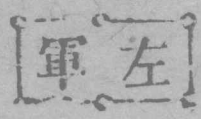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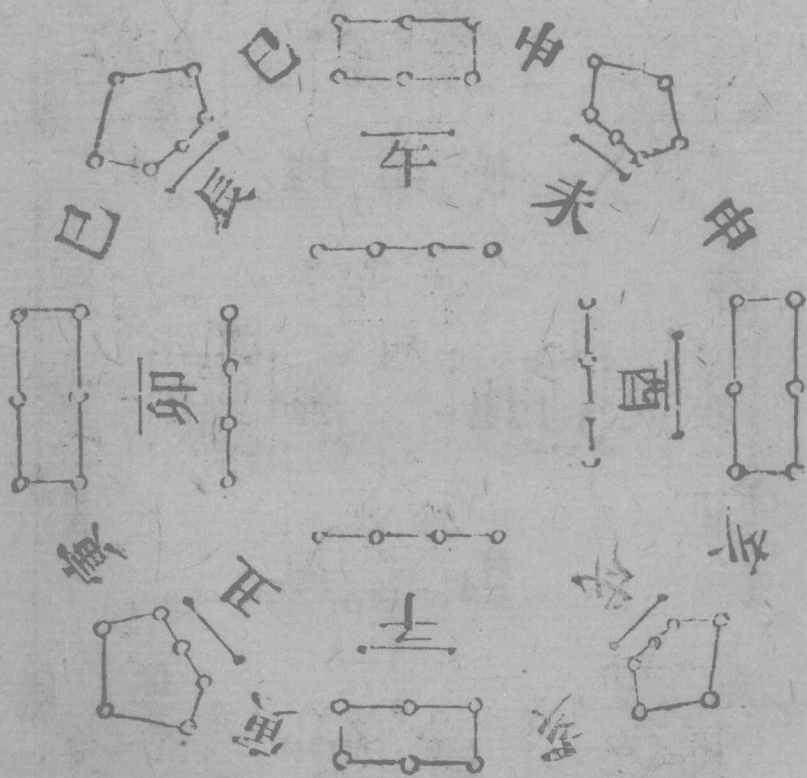


圖 陳 滾 兵 騎



雀塘八陳圖

通鑑分
配之圖

